

勇力和仁义

晏子名叫晏婴，是春秋时齐国夷维（今山东高密县）人，先后事灵公、庄公，任景公相国（位同宰相）。他执政 50 余年，勤政节俭，谦恭下士，忠言直谏，力行改革，是齐国非常有名的政治家。

齐庄公时期，庄公十分崇尚勇力，一点也不顾念仁义，使得那些光凭勇力逞强的人，有恃无恐，肆无忌惮，横行国中。结果，庄公的亲近贵戚都不敢向他推荐有德有才的人，他的近臣谋士也不敢对他进行规劝批评。贤人莫进，众口缄默，齐国国政日趋衰颓。晏子见了这种情形，心中十分焦急，一种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驱使他不顾齐王之威，决定拜谒庄公，进行面谏。

这天一大早，庄公临朝，心里想起手下那班勇武强力之徒，不禁洋洋得意，喜形于色。这时，只见晏子神情严肃，上前拜谒。庄公非常清楚晏子的来意，没等晏子开口，就先发制人，问晏子：“爱卿，你说说古代也有人只靠勇武强力立身于世的吗？”晏

子见庄公发问开门见山，他也就来个单刀直入，回答说：“我听说，为了行仁义而不怕死就叫做勇，诛杀暴虐而不畏强就叫做力。勇和力之所受人重视，是因为可以利用它推行仁义。臣以为，商汤和周武王使用武力不算犯逆，统一天下也不算贪婪，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符合仁义。古代崇尚勇力，也都是为了推行仁义。”

晏子滔滔不绝地道来，庄公真没料到这个其貌不扬的矮个子，会如此满腹文章，想插嘴也插不上，只好让他继续说下去。晏子接着说：“现在上层权贵不顾行仁义，下层之士也没有诛罪靡孳的行动，却想光凭借勇力在世上立身，这简直是舍本逐末、缘木求鱼！假如诸侯这样做，就会国运衰危；假如士大夫们这样做，就会家残身败。”

晏子越说情绪越激动，越说言词越尖锐。他暗暗瞅了庄公一眼，只见庄公刚临朝时的满面春风，早已烟消云散，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，神情木然，却又好像心有所动的样子。晏子见自己的一席话对庄公已有所触动，心中暗喜，于是趁热打铁，把话锋直指庄公，十分严肃地说：“大王您现在只崇尚勇力，却不推行仁义，您手下一班人也跟着只知道依仗武力逞凶，根本不懂治国之道，他们到处横行无忌，残害忠良，弄得贵戚不敢荐才，近臣不敢进谏，大王您可千万不要忘记前车之鉴啊！从前夏、商两朝衰落时，推侈、大戏和费仲、恶来一伙人，都勇力超群，足能日行千里，手能生裂虎兕。他们依仗勇力，欺压天下，完全不顾仁义，不恤国政，夏桀和商纣王对他们放任纵容，委以重任。到头来，夏桀和商纣都落得个国破家亡的可悲下场。由此看来，古代哪有只靠勇力就能立身于世的呢？现在又有谁只凭勇力就能成就大业、立身扬名呢？”

说到这里，晏子嘎然而止，抬起头来，望着庄公，庄公一时语塞，脸上露出一丝苦笑，右手缓缓地一挥，只好宣布退朝。其余百官，一直为晏子捏着一把汗，自个儿的脖子也都缩得紧紧的，

直到这时，才长长地吸了一口气，脖子也好像一下子变长了许多。

晏子无礼

齐庄公六年（前 548 年）庄公与齐大夫崔杼的妻子私通，戴了很久绿帽子的崔杼无法容忍齐庄公的公然侮辱，于是设计把庄公引诱入自己的卧室，一怒之下，拔剑杀死了荒淫无道的庄公。晏子得知消息后，来到庄公的尸体前痛哭一场后径直离去。有人建议把晏子也杀掉，崔杼说：“晏子是众望所归，杀了他就会失去民心，一旦人民不满意，我们谁也活不成，这事儿千万做不得！”崔杼等人一合计，觉得庄公的同父异母弟弟杵臼性格荏弱，容易控制，就将他立为国君，这就是齐景公。由于拥戴有功，崔杼当了右相，庆封作了左相。崔庆两个人想一手遮天，便要大家都来发誓：如果谁对崔庆存有二心，谁就不得好死！大家慑于淫威，都去盟誓，只有晏子偏偏不吃那一套。庆封气得火冒三丈，磨刀嚯嚯要把晏子杀死。崔杼连忙阻止说：“晏子是个忠臣，杀忠臣不吉利，名声也不好，晏子只是不合作，并没有公然反抗，还是不理睬他为好！”晏子由于自己的

崇高威望和品德，顺利地渡过了政权更替时期的凶险岁月。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，同时表明自己的合法性，齐景公依旧任命晏子担任正卿，辅助治理国政。有一天，景公在群臣的陪同下饮酒作乐，声色歌舞，美酒佳肴，好不惬意。正当酒酣兴浓的时候，景公乘兴离席，不禁手舞足蹈，对着群臣大声说道：“今天我想和各位爱卿痛痛快快地喝一次，请大家随便一些，不必拘泥礼节。”话一落音，便高举酒杯，一饮而尽，随之发出一阵略带醉意的笑声。

晏子听了，脸上骤然露出不满，当着群臣，对景公大声说道：“君上，您的话错了！您知道，漫山遍野的禽兽，从来不知道讲什么礼节，它们总是弱肉强食，强者为王，今天这个称雄，明天那个称霸，从来没有安定太平过。如果您叫群臣不要讲究礼节，那么他们就会像禽兽一样，不停地争斗，大王您自然也无法安身立世、坐稳王位。人比禽兽高贵的地方，就在于人讲究礼节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如果做人不讲礼节，何不早些死掉？’做人怎么能不讲礼节呢？”景公把晏子的话只当耳边风，全不在意，一杯接着一杯地喝个不停，嘴里还不住地喃喃自语：“我喝，我喝。”

晏子见景公如此不听劝谏，刚愎自用，心里十分生气，但又一时无处发作。正在这时，景公有事离开饮宴大厅，踉踉跄跄的样子，已颇有几分醉意，晏子当作没看见似的，坐在席上纹丝不动。过了很大一会儿，景公又趑趄起起地走进来，晏子仍然视而不见，也不起身迎接。不等景公坐下来邀大家一起举杯，他自个儿咕噜咕噜喝了一满杯，好像是故意做给景公看的。景公见他自个儿喝了起来，几分醉意似乎也没了，一下子脸色大变，怒气冲冲，左手按着桌面，两眼圆睁，挥舞着右手，指着晏子，大声训斥说：“刚才你还对我说做人不讲礼节不行，可我去进来你都不起身以礼迎送，全都像没看见似的，大家还没有举杯，你却抢先饮酒，难道这些合乎礼节吗？”

晏子听了景公声色俱厉的质问，不但毫不畏惧，反而马上站

起来，离开座位，上前对着景公深深地行了一个大礼，不慌不忙地说：“我自己才对君上说的话，我怎么敢忘记呢？我之所以对您做出无礼的举动，是为了让您看看，不讲礼节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大王您如果不要大家讲礼节，结果就会这样乱糟糟的。在宴席上无礼，情况是这样，治理国家如果不讲礼节，也必然和酒席上的情形一样。礼节是治理国家的关键。”景公听后，酒意顿时消了一大半，连忙真心真意地说：“要是这样，就是我的过错了。”边说边招呼晏子入席，然后又当着百官宣布：“从今以后，我一定听从爱卿晏婴的忠告。”说完，就按照礼节的规定，君臣共同举杯祝酒三次，就不再多喝了。

从这以后，景公致力于整饬礼法，以礼治国，使得文武百官朝野上下，都能努力遵纪守法，勤政安民。



晏子谏景公饮酒

齐景公嗜酒如命，海量无比，每一端起酒杯，就虹吸豪饮，喝个没完没了，不知节制，直到喝得烂醉如泥。有一次，他喝得酩酊大醉，昏天黑地，迷迷糊糊地睡了三天三晚才醒过来。这事儿很快传到了晏子那里，他一听说景公的老毛病又犯了，心里又气又急，便急急忙忙进宫去拜见景公。景公大醉刚醒，神志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，但一见到晏子，心里也就明白了大半。他只好强作挣扎，打起精神，听晏子来劝谏。晏子虽然对景公饮酒无度很不满意，但他仍不失君臣礼节，拜谒过后，不免轻声细语地嘘寒问暖一番。景公见晏子只是尽君臣之礼，并没有提到喝酒的事，也就不大介意了。不料晏子突然话题一转，神色严肃地问道：“听说您喝醉了酒，是吗？”景公猝不及防，一时也想不出什么话来搪塞掩饰，只好照实回答说：“是的。”

晏子见景公很爽快承认了事实，便抓住这个话题，直言而谏道：“我听说古人喝酒，一是为了活血

通气，调养身体；二是为了结交朋友，联络感情。但他们决不饮酒过度，所以男人不会聚众豪饮而耽误正事，女人也不会聚众嬉戏而妨碍手头的活儿。古代有个自然而然形成的习惯性规定：男女欢聚宴饮的时候，劝酒三遍就不再喝了，超过了这个数量就要挨批受罚。”听到这里，景公突然插话说：“那讲的是一般男女百姓，与我有什么关系？”“不。”晏子继续心平气和地说下去：“古代不止一般男女百姓如此，君臣上下也都是这样，尤其是作为一国之主，更要身体力行，带头遵守积习而成的规定。结果，大家都恭谦勤政，既没有积压下来的政事，也看不到作乱的不轨行为。古代贤君喝酒，从不妨碍军国大事。”这些话句句直戳景公的痛处，他听得有些不耐烦了，很想把话岔开，便对晏子说：“我们还是谈点别的什么吧。你说的都是古人的事，早已过去了！”晏子连忙叩拜请求道：“请您允许我把话讲完。古代贤君如此，当朝君主也不应当例外。可您喝了一天酒，三日三夜大醉不醒，结果许多重要的军国大事积压下来，没有处理，您身边的一班子人也胡作非为，尽干坏事。这样上行下效，怎么能治理好国家？希望您能够自我节制啊！”景公被晏子当面批评，这也不是头一次了，碍着他是三朝老臣，在民众百姓和朝野上下都享有很高的威望，所以景公也不敢对他怎么样，只好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好了好了，今天就到此为止，让我再好好想想。”

可景公并没有听取晏子的劝谏，不久，他又大喝起来，一连七天七夜，喝了醉，醉了喝，越喝越醉，越醉越喝，毫无节制。大臣弦章实在看不下去，实在无法忍受了，便跪在宴席前对景公苦苦哀求道：“国君您纵情任性，饮酒无度，已经七天七夜了，请您不要再喝下去，要不然我就陈尸朝廷，以死相谏。”说罢，叩首稽顙，头磕在地上直作响。喝得昏头昏脑的景公听了这几句话，倒是也清醒了几分。他想：要是弦章真的来个“尸谏”，事情可就闹大了，朝野上下还要议论我齐景公拒谏饰非，岂不坏了我的名声？

想到这里，他只好停杯罢盏，勉强把弦章打发出宫去。

这事自然瞒不过晏子。弦章出宫不久，晏子就直往景公宫中奔来。一路上，无论是宫外景色，还是宫中人物，他都不曾留意，只是低头沉思，如何想法劝阻景公不再这样喝下去。他边走边想，不知不觉来到了宫中。这回不等晏子开口，倒是景公先说开来了：“哎呀，我可遇到难题啦！大臣弦章来劝阻我喝酒，说是如果我还继续喝下去的话，就干脆赐他一死完事儿。这可叫我作难了：听他的劝谏吧，就等于我受制于臣下；不听他的吧，我又不忍心让他去死。这可怎么办呢？爱卿呀，你可得替我拿拿主意呀！”景公的这一席话，倒也道出了他那进退两难的真情。晏子听了，一直紧锁的愁眉顿时舒展开来，脸上也显得欣欣然有喜色，他连忙重施礼节，对景公高声说道：“弦章遇到了您这样的明君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假如遇到夏桀、商纣王那样的暴君，他早就没命了！”该不该听弦章的劝谏呢？晏子没有明说。但景公仔细揣摩这几句话，还是觉得有滋有味的。心想：“晏子意思是说我不是桀、纣之辈，不能把弦章这样的忠臣逼到绝路上去，而应当听从他的劝谏，并大力表扬他的忠心。”景公这么一想，心里的疙瘩化开了，从此以后他也不再豪饮滥饮了。不过，这酒他到底能戒多久，那只有天知道了。

晏子辞官救灾

这一年的春末夏初，正当青黄不接的时候，齐国许多地方连降大雨，整整下了十七个日日夜夜，大片大片的农田土地被淹没，一幢一幢的民房村舍被冲垮，到处是**被淹没的洪水**，到处是流离失所的灾民，举国上下**惊慌**，几乎人人谈“水”色变。水，它本来和空气一样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，**而今在**齐国却成了吞没人们生命财产的灾害。面对这场灭顶之灾，小民百姓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一个个都陷入了绝境。

在这关键的时候，**作为**一国之主的齐景公，本应号令全国扶危济困，齐心协力抗灾，可他趁着这个紧要关头，又喝起酒来了，日夜相继，把盏不止。不只如此，他还派人到全国各地明察暗访，物色歌伎舞女，召进宫中，供自己享乐。宰相晏子多次紧急请求开仓赈灾，他都不答应，依旧我行我素，饮酒作乐。晏子非常生气，但又不好发作，并且想到救灾要紧，于是他连忙尽其所有，把自己封邑内的

粮食全都分发给灾民，把各种器具分给灾民使用。灾民们一个个都十分感激晏子。他们围在晏子住宅的周围，唰地一齐下跪，边磕头边大声呼喊：“大恩大德，永世不忘！”晏子无心接受眼前灾民对他的感激和拥戴，他要想方设法为更多受苦难的灾民解除痛苦，他安慰了大家一番，便急急忙忙朝宫中走去，求见景公。

见了景公，晏子心情十分沉重难过，他对景公说：“陛下，这雨已下了十七天了！到处是一片水洼泽国，乡村里巷无数房屋被冲垮，成千成万的老百姓流离失所，饥寒交迫，他们上无片瓦遮雨，下无寸土立足，身无破衣烂衫御寒，口无糟糠稻粱果腹，一个个孤苦无告，困顿欲死。您对这些惨景一点也不顾恤，依然拥嬖女，狎歌伎，沉缅于酒色歌舞之中。您厩中的狗马食精饜肥，您宫中的妻妾饱食终日，而农夫百姓连蔬菜野草都吃不上，这岂不是太厚此薄彼了吗？老百姓挨饿受冻，没有人抚恤救济，时间长了，他们就会积怨积恨。我身居高位，德薄力微，眼看着众多百姓受冻挨饿而无处诉苦，眼看着君上沉溺酒色而毫不顾恤，我却无力改变这些情况，我的罪过实在太严重了！我已不够资格担任这么高的职务，请君上允许我引咎辞职，离开王宫吧！”说完，他恭恭敬敬地叩首再拜，然后朝宫门外跑去。景公听说晏子要辞职，一下子就慌了神，连忙起身去追他，可怎么跑也没追上，命人驾车去追也落后一大截，又追到他家里，也没见着他的影子。原来他已跑到郊野去了，他在那里给灾民发放粮食和日用器具。景公终于追上了他，连忙下车，对晏子说：“我没有听从您的劝谏，没有及时体恤灾民百姓，我罪孽深重，您可以抛弃我，不管我，我也不值得您委屈自己来辅助，可您难道就不顾念国家百姓了吗？希望您看在国家百姓份上，回到朝中去辅政，我愿意把国家的粮食财物分发给百姓，发放多少，如何发放，都听您安排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拱手作揖，表示一片真诚。

晏子见景公真心实意的，也不好再推托，便跟随景公回到朝

廷，立即命令一个名叫稟的下臣去视察灾情，详细了解各家各户缺吃少穿的情况，一一登记造册，然后多少不等地发放粮食柴草，保证灾民度过难关。又命令一个名叫伯的下臣去视察百姓的住房情况，凡是无处立足安身、不避风雨的人家，都发给金钱作为建房费用。派去视察水灾的官员，如果有谁隐瞒灾情不报，或者克扣救济财物，立即处死。视察救灾事宜，限三天内办好，过期的就判违抗命令罪。晏子派人视察灾情、全力救灾的消息，不胫而走，灾民百姓听了，一个个奔走相告，群情激动，山呼万岁，那场面使景公深受感动。

三天后，各地灾情和救济情况准时报上来了，共有灾民一万七千家，发放救济粮九十万钟，烧柴一万三千车；倒塌房屋二千七百家，发放救济款三千。灾民们受到救济，有如起死回生，一个个喜上眉梢，额手相庆，齐声称颂景公英明，感激晏子恩德。景公想到几天前自己还在饮酒作乐，荒于政事，心里不免产生几分愧疚。从那以后，景公决定宫内的狗马一律不准喂正粮，减少近臣宠妾的俸禄，免除给酒徒食客赏赐。他自己进膳，很少吃肉，也不喝酒，用祭时也不鸣钟奏乐，尽量节约，以恢复国家财力。晏子又趁势在三、四天时间里，裁减了宫内歌伎舞女三千人。对这事，景公也没表示任何异议。

晏子辞官是假，迫使景公救灾是真。他使出这一政治家的手腕，倒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。

晏子下令捕歌女

这天一清早，晏子照例进宫早朝，等了很久，还不见景公临朝。百官群僚一个个心里都很纳闷，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。大家面面相觑，不敢大声议论。只见属官杜扃反背双手，仰望着宫殿内的藻井，缓缓地踱来踱去，心里像是有什么事情，想说又不好说。晏子正想探个究竟，便凑上前去问道：“君王到现在还没有来朝见百官，您知道是什么原因吗？”

“君王昨晚一夜未合眼，哪能来上朝呀！”杜扃快言快语地回答。“为什么通宵不睡呢？”晏子又问。“您怎么连这件事也不知道？”杜扃回答说：“梁丘据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个小妞，名字叫虞，脸蛋长得很漂亮，歌喉特别甜美动人，小鸟伊人的，十分可爱。他进献给了君王，昨晚为君王演唱了一个通宵，全部是君王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新曲，君王听得如痴如醉，哪还有心睡觉呀！直到天大亮，君王有些熬不过了，才躺下去，只怕到现在还没翻身哩！”杜扃绘声绘色地讲着，大家也都凑过来听新闻。晏子连忙挥退大

家，让百官回到各自的官署，去处理公务，只留下主管礼乐的朝官宗祝，命令他迅速修治礼法，以备施行。又命令他将歌女虞拘捕囚禁起来。

齐景公听说虞被逮捕，天威大作，大发雷霆，紧急召见晏子，大声质问道：“您为什么拘捕虞？她只不过是一个唱歌的弱女子罢了，为何值得您如此大动干戈，您立即给我放人！”君王。”晏子不慢不紧地回答道：“如果虞只是个一般歌女，确实不应对她大动手脚，您也不必为她大发天威。可是她用淫邪的靡靡之音荧惑您，迷乱您，让您整夜整夜不能睡觉，第二天不能临朝听政，这样的人怎么能放在您身边呢？”

景公怒气不减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国家朝纪，诸侯政事，我可以让您管。至于我个人的私事，什么酒食美味、歌舞音乐之类，您就别管我了。我让虞唱新曲又有什么不好呢？为什么一定只能听旧曲呢？”

晏子觉得在这件事上，景公一点也不明事理，只好从头说来，他说：“君王，您可别急，让我慢慢地说给您听。虞唱的所谓新曲，都是些颓废淫邪的音乐，是些靡靡之音。靡靡之音听多了，特别是等到它风行全国时，就会礼崩乐坏，接踵而来的是政事荒废，最后导致国家衰亡。靡靡之音可以亡国。这个道理不能不懂。商纣王、周幽王、周厉王他们放着传统的曲子不听，一天到晚听所谓的新曲，弄得精神萎靡不振，像中了魔似的。结果呢？还不是都亡国了。您可千万不要抛弃传统旧曲，千万不要迷恋上新曲啊！”

景公听了，感到振聋发聩，如梦初醒，带着几分歉疚对晏子说：“哎呀，真没想到，听听音乐，还有这么多讲究，还有这么大的关系。只怪我平日很少认真考虑国家大业，平素说话也欠深思熟虑。我愿听取您的批评意见，也同意把虞拘捕起来，最好把她逐放到边远地区去，免得她再用那些靡靡之音害别人。”晏子听了，十分高兴。上前叩拜道：“君上如此从谏如流，这是国家大幸。我

一定执行您的命令，马上把虞驱逐出去。”

